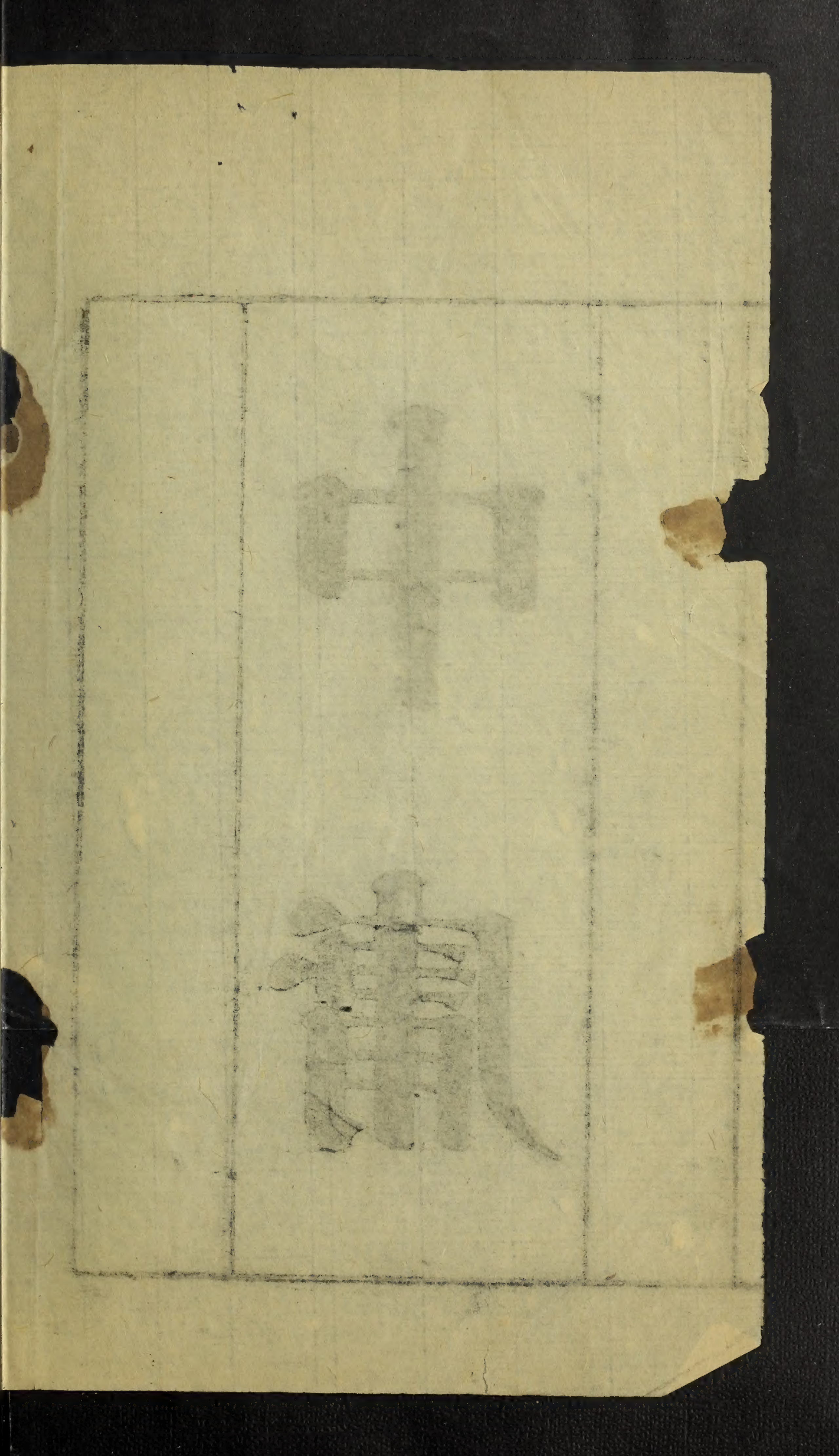






中庸

光緒壬辰年
浙江書局刊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

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
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
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
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
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
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閒而不知所
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
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
者之閒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

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閒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

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
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
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
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
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
眞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
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
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
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

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
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
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
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
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
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
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
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閒而異端之說
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

而大亂眞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為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為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

矣熹自蚤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既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

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升高行遠之一助云爾湻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朱熹集註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閒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

乎其所不聞。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見音現○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

達道也。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之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

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右第二章。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

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鮮，上聲，下同。○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知者之知，去聲。○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

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夫音扶。○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舜之所以爲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

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擭胡化反。阱才性反。辟與避同。期居之反。○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揜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

謂中庸。卽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况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

右第七章。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胷也。奉持而著之心胷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眞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

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平聲。○抑語辭。而汝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寬柔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君子之道也。衽金革。死而不厭。北

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素按

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强而强者也。聖人豈爲之哉。**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强而不强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右第十一章。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卽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符未反。○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

莫能破焉。與去聲○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閒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所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鳶余專反○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鴟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宜致思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

天地。結上文。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爲道者。厭其卑近以爲不足爲。而反務爲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爲道矣。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睨。研計反。○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

柯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爲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卽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爲忠。推己及人爲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卽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君子之道四丘

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子臣弟友四字絕句○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訒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難。去聲。○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援。平聲。○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

徼幸。易去聲○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正音征鵠工毒反○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辟譬同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子孫也。子曰父

母其順矣乎。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為德。猶言性情功效。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齊側皆反○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斁○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夫音扶○誠者眞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右第十六章。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

大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平聲○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舜年百有十歲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爲培氣反而游散則覆。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詩大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爲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爲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大音泰。下同。○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

翦商緒業也戎衣甲胄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追王之王去聲○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

絰。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

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昭如字。爲去聲。○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也。齒。年數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踐。猶履也。

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哀公。魯君。名蔣。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夫、音扶。○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修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

賢之等。禮所生也。殺去聲○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

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去聲○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強上聲○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

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爲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爲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子曰二字衍文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爲知三行爲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

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爲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

矣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閒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

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齊側皆反去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

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旣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稾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爲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跲，其劫反。行，去聲。○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在下

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眞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眞知至善之所在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並去聲。從，七容反。○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眞

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眞實無妄。而欲其眞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眞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

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右第二十章。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爲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

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

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爲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

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見音現。○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閒。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僞留

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也之道音導〇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爲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

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知去聲○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既無虛假。自無間斷。不息則久。久則徵。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

以成物也。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見音現。○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今夫天斯

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夫音扶華藏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詩云。維天之命。於

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於音烏乎音呼○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包下文兩節而言。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

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閒也。待其人而後行。總結上兩節。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燖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

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背同與平聲○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好去聲烖古灾字○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

考文。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行，去聲。○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王去聲○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

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知天知人知其理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惡去聲射音妒詩作斁○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

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辟音譬。幬徒報反。○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

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溥博淵泉而

時出之。溥博，周徧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見，音現。說，音悅。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施，去聲。隊，音墜。○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音扶焉於虔反○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肫之純反○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

之而已。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聖知之知去聲。○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右第三十二章。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衣去聲。絅，口迥反。惡，去聲。闇，於

感反○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褧衣褧絅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爲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爲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惡去聲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

謹獨之事也。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相去聲○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假格同。鈇音夫○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莝斫刀也。鉞。斧也。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

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輶由酉二音○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乃爲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

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爲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爲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